

西廂記

小说

6.5
48

薛恨生 改编

西厢記

小说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 厢 记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3.625印张 6插页 72千字

1981年7月第1版

1981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73·230 定价: 0.45元

出版说明

小说《西厢记》是近人薛恨生据唐代传奇《会真记》改编的。叙述崔莺莺和张生恋爱的故事。

《会真记》又称《莺莺传》，作者元稹（七七八——八三一），字微之，唐河南人。官至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诗与白居易齐名，有“元白体”之称。由于文中有张生所作和元稹所续的《会真诗》，故称《会真记》。唐人常以“真”称“仙”，“会真”就是“会仙”的意思。这里说的“仙”是指美女。《会真记》大约作于唐德宗贞元（七八八——八〇四）末年。经过唐末、五代兵乱，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（九七七），被辑入当时官修的《太平广记》里去。

《会真记》主要写相府少女崔莺莺为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、追求幸福生活而斗争及其悲剧的结局。在这里，张生是一个无行文人。开始他迷恋莺莺的美貌，对她百般的追求，用卑劣的手段骗取莺莺的爱情，使她失身于他，之后，一旦科名得中，便抛弃了莺莺，另娶高门。还把莺莺说成是一个“不妖其身，必妖于人”的“尤物”，为张生这个无行文人对一个善良少女“始乱终弃”的罪恶行为辩护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莺莺只能含悲忍恨，过着“自从消瘦减容光，万转千回懒下床”的痛苦生活。她哀叹自己上当受骗：“岂期既见君子，而不能以礼定情，致有自献之羞……”她知道没有经

过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结合，纵有山盟海誓，也是无保障的。真是“没身永恨，含叹何言”！这是多么惨痛的心声啊！可是这个善良的女性后来贻诗张生，要他“还将旧时意，怜取眼前人”，用他过去待她的情意，去待他眼前的妻子。真可谓是“痴情女子负心汉”！张生这种行为，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里士大夫对待妇女的残忍与欺心。而莺莺的这种不幸遭遇，正是旧中国广大受尽冤抑而无可控诉的妇女的真实写照。

这个传奇故事写的真切动人，它对后人影响很大。在宋初的文坛上，一些有影响的文人，他们平时多风流倜傥，喜欢和娼妓来往唱和。便利用这个题材写成歌词或整套鼓子词，通过歌妓们在“勾栏”“瓦肆”里传播开来。他们对莺莺的遭遇寄于深切的同情，于张生的行为是愤恨的，在歌词里是扬崔抑张的。他们咏歌莺莺，概不涉及《会真记》末了写的张生抛弃莺莺是“善于补过”的议论。如秦观的《调笑令》只写到月下私期为止，毛滂的《调笑转踏》也是只写到莺莺答书寄环而已，没有再写下去了。赵令畤写的《商调蝶恋花》鼓子词，一方面咏歌其事，另一方面对张生“弃置前欢”的行为表示愤慨，认为这是“地久天长终有尽，绵绵不似无穷恨”。毛滂谴责张生时说他是“薄情年少如飞絮”。

虽然《会真记》末段把莺莺说成是“尤物”，把玩弄女性的负心汉张生说成是“善于补过”，目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。但是，在客观上正暴露了宗法礼教吃人的本质。在封建社会中，谨守礼教，固然要被礼教吃掉，而冲破礼教又谈何容易。但是，人民对那种不合理婚姻制度是深恶痛绝的。都

希望婚姻自由，爱情幸福。崔张故事流传到民间后，由于广大人民的愿望，便改变了悲剧结局，而以大团圆终场。金人董解元的《西厢记》掐弹词、元人王实甫的《西厢记》杂剧就是按照这种愿望编写的。在这些作品中，莺莺的结局不再是被遗弃的妇女，张生也不是负心人的角色了。主题思想变成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束缚、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斗争。主要矛盾冲突存在于崔张与封建卫道者崔母之间。故事的结局，是让崔张双出奔，或者让张生上京赴考，然后成婚作为大团圆结束。这固然是一种幻想，是不见容于封建制度的。但它体现了人民要求婚姻幸福的愿望。

小说《西厢记》也是围绕反封建礼教这个主题，对崔张故事进行艺术再创造。故事情节虽不离奇，却波浪起伏，曲折委婉，曲尽人情物态。围绕崔张婚姻纠葛，展开矛盾冲突，人物形象无不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读者面前。人物的动态既在情理之中，又出乎意表之外。莺莺不满封建礼教束缚，向往婚姻自主，爱情幸福；但又深受自己的出身、教养的影响，行动处处小心，欲行又止，矜持自重。张生诚实热情，情深不渝，甚至有点书呆子的味道。尽管受到挫折，还是如此坚定。红娘聪明机智，乐于成人美事。崔母阴险狡猾，是个封建卫道者。作者十分细腻、生动地描写了青年男女的恋爱过程和他们恋爱中的心理，颇有艺术魅力。

本书根据上海文化书社一九三三年四月第五版的版本校阅出版。作者生平事迹无考。

书后的《会真记》是本书故事的最早根据，故据《太平广记》校录附后。

在校阅过程中，对原书的错别字作些更改，对标点符号做了规范。

由于时间匆促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一年二月

目 录

一、惊 艳.....	(1)
二、借 厢.....	(6)
三、酬 韵.....	(13)
四、闹 斋.....	(18)
五、寺 警.....	(23)
六、请 宴.....	(35)
七、赖 婚.....	(39)
八、琴 心.....	(47)
九、前 候.....	(53)
十、闹 筒.....	(58)
十一、赖 筒.....	(66)
十二、后 候.....	(70)
十三、酬 筒.....	(76)
十四、拷 艳.....	(83)
十五、哭 宴.....	(91)
十六、惊 梦.....	(99)

附录:

会真记.....	(1)
----------	-------

一、惊 艳

是二月初上的天气，连朝风雨，摧残了自然之美，弄得花事阑珊，春光半老；只剩得：落英缤纷，满地飘红，芳草绵邈，漫山滴翠。前日烂漫枝头，争妍斗媚的锦绣花儿，现在已变作堕溷飘茵，红消香断了。

这天，新雨初霁，阳光乍放。黄河岸边，蒲关道上，来了个丰姿俊逸、器宇清秀的少年，骑着一匹骏马，后面随着一个小僮。少年据鞍凭眺，但见垂杨缕缕，临风招展，乳燕双双，傍水飞舞。声声流莺，如怨如慕，报道春光已老去了。他觉得这二月艳阳的风光，好似有些三秋萧瑟的景象，禁不住绮情春愁，涌上心来。不觉喃喃自语道：“韶光易逝，青春难再！三日前的万紫千红，转瞬凋零已尽了；我们青年，要是优游终日，坐误韶光，不也一样引人伤怀吗？可是春光明年还可再得，人老了却不能返少了。像我这般蠹鱼似的埋首窗下，温经读史，鸡鸣起舞，夜阑敲诗，孜孜的研究，直把棘闼守暖，铁砚磨穿，换得个满腹文章，万里云程，却早囊萤映雪，享受了十年的滋味。现在一领青衫，半肩行李，身如浮梗萍踪，飘零湖海。咳！志气做人，文章憎命；有志未遂，知音难逢！哭遍天涯，不尽红豆之泪；糅碎寸心，难邀青眼之眷？怕你不雕虫篆刻，断简残篇，去向故纸堆中讨

生活吗？”抬头一望，但见黄河广阔的面，波浪滔滔，直扑河岸。浮桥下飘来一叶两叶的苇船；一会，如飞驶去，渐渐的隐没了。却有三三两两的水鸥，自如地翱翔着。少年至此，不觉微吁道：“咳！祖生远去，先我著鞭；年矢催人，不堪回首！现在琴囊书笈，驰骋风尘，戟然一身，直如一叶孤舟，随风飘荡于茫茫湖海中，一任惊浪骇涛，恣意攻击，不知此身怎样的归宿呢！说什么‘乘风破浪，海天万里’。呵！此次晋京取应，未知可能春风得意，偿我素愿不？‘才高难入俗人机，时乖不遂男儿愿’。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！人生不幸而为文人，更不幸而为落落寡合的文人！像我这般的焦瘁凄凉，真是人世中最不得志一个了！所幸此去长安，路过河中府，有个故友杜确，幼时同学，十分投契；后来他官拜征西大元帅，统率十万大军，镇守蒲关。频年契阔，系念弥殷。今趁便道，就去探望一遭，西窗剪烛，把臂话旧，也可算我唯一的安慰了！”少年至此，忧喜交并，抬头一看，不觉已到蒲东。进了城关，找到状元坊的一家旅店住下。

少年唤随身服侍的小僮，安顿了行李，随使用些点心。只觉得客景萧条，旅邸寂寞；恼人春色，颇是郁闷。便唤小二来问道：“小二哥，此地可有什么游览去处？”小二道：“我们这里有座普救寺，乃是天册金轮武则天娘娘敕建的功德院，盖造得很是气概；南来北往的人，没有不去游览瞻仰的。”少年听得是个寺院，谅必是个幽雅的存在，便问明路径，回头对小僮道：“琴童！牵我的马来。我们到普救寺去走走。”一会，琴童把马牵到，少年跨上马鞍，丝鞭一挥，轻蹄得得，直投普救寺而去。

一路流水潺湲，柳丝摇曳，好似欢迎人的模样。半晌，到了寺前，抬头看时，确然金碧辉煌，光彩炫耀，很是庄严富丽。寺前有个小池，水色碧油油地，匀净澄澈，宛如一面极大的无尘明镜。旁边一道清溪，千竿修竹，景物很是清雅。少年下马，琴童牵过了马匹，拴在绿杨树上，回身替少年拂去了身上的尘渍，便向前敲门。

半晌，听得“呀”的一声，门开处，走出一个年轻的和尚来。见门外一个贵公子模样的人，即忙恭敬地迎了进去，让坐献茶，问他姓名籍贯。少年道：“小生姓张名珙，西洛至此，因闻宝刹清幽，特来游览。还请和尚相引，瞻仰一遭。”和尚道：“小僧是弟子法聪，师父法本，今天赴斋去了。既是先生光临，小僧当得奉陪。”说着，便引张生随处游赏。但见佛殿堂皇，僧院深邃。走过法堂，游罢钟楼，便同登宝塔，极目远眺：湖光山色，尽入眼底。张生长途跋涉，风尘仆仆，到了这时，顿觉胸襟旷然，了无点尘。徘徊留恋，良久才下塔来。行到西首回廊尽处，只见两扇角门开着，却又别有一座院子。张生正要跨步过去，法聪连忙拖住道：“先生，那里去不得！”张生道：“却是为甚？”法聪道：“先生不知：里面乃是崔相国家眷寓宅。”张生道：

“崔相国家眷，为什么住在此地呢？”法聪道：“这里的长老——我的师父——本是崔相国剃度的。崔相国出堂俸于寺西建造一个别院，打算日后避贤罢归，芒鞋竹杖，享些清福；不谓落成之日，不幸相国弃世。夫人郑氏，带着十九岁的一位小姐——名唤莺莺，小字双文。并一位螟蛉少爷名叫欢郎。和一个服侍小姐的侍女唤做红娘。——并从者数人，扶

柩往博陵安葬。只因近来有个丁文雅的部将孙飞虎造反，大掠蒲人，路途有阻，不能前进，来到河中府，便将灵柩寄在本寺西边那个别院里。她们一家，暂且住下，等到路上平静，便要回去的。所以这扇角门是常关的，今天有事，偶然开放，不久便要关的。先生！我们别处去罢。”张生听说，正要回身，忽地扑鼻吹来一股清香，如兰似麝，醉魂荡魄。接着有些环珮玎珰的声音，送到他的耳鼓里。不觉抬头一望，啊！不望犹可，这一望啊，真把五百年前风流孽冤，就此会面！原来那边院内碧桃花下，有个绝色女郎，带着一个妙龄丫鬟，亭亭玉立着。定睛看时，只见那女郎穿了一套缟素衣裳，飘扬和皓雪一般。鬟垂黛接，双颊断红，宛如被月棠梨，浴露玫瑰，清艳两绝。只此一瞥，似乎那美人身上脸上，射来几道强有力的神秘之光，把张生的灵魂儿摄至半天云外去了。只呆呆地立在那里出神，双脚一步也不动弹！法聪尽自抱他，却不觉得。再看时，见他斜簪香肩，低垂粉颈，拈花微笑，神韵婀娜。直疑作天上仙子，下临尘世哩。正在出神，骤闻耳畔一声娇啼，好似花外莺啼，嘤嘤可听。似乎那美人儿已觉门外有人窥探，便唤那丫鬟道：“红娘！我们回去罢。”说时，回望张生，流波一盼。张生见了，如饮醇醪，甜入骨髓，他的心被陶醉了！张生凝眸看时，伊人莲步娉婷，姗姗地去远了！那柔软的腰肢，袅娜旖旎，依稀临风的弱柳，越发觉得妩媚动人。他身子虚飘飘地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。渐渐的环境声听不出了，只剩下一缕缕幽微的兰麝香气。

张生此时神魂颠倒，竟和痴人一般。“玉骨珊珊，丰神

楚楚，好一个可爱的人儿，凤兮凤兮！仙乎仙乎！天下美人儿见了千万个，有谁能比得上她的艳丽？那些庸脂俗粉，不过是些齷齪尘土罢了！她那丰韵啊，虽有江郎彩笔，曹子高才，任用什么香艳的字面去形容她，总觉不称。总之，世界上的什么宝贝珍品，都比不上她的可爱！”他这样痴想着。注目看时，仙人儿已归洞天了；只余杨柳如烟，鸟雀声喧，院门寂寂，粉墙儿高耸连天咧。“这里敢是南海水月观音院？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活观音！这一番直叫我相思透骨，病魔缠身了！我的心神驰往玉人璇闺去了！那留情的秋波啊！那临去的一转啊！那欲传不传的往复留连的秋波一转啊！步迟迟其欲行，意脉脉兮难忘。感佳人之有意，玉纵移而神已留；愧黷生之不才，形虽隔而情难已！嘻！风尘驰骋的我，又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啊！……”他又这样想着。回首庭轩，花柳依然，只玉人儿不见了。他便带了琴童，懒然步出寺门。据鞍凝思，神魂若失；缓缓地在苍茫的暮色中，回到他嚣尘的旅店了。

二、借 厢

张生回到旅店，茶饭无心，倒头便睡，心中辘轳不定，只是追想那美人儿。青灯照壁，人是初睡，冷雨敲窗，被犹未温。他转辗翻侧，不能入睡，便起来绕室踱步。半晌，又横身床上，对着那盏惨淡淡的灯儿，沉沉寻思。只觉唳唳娇声，隐约绕耳；亭亭倩影，依稀当眼。他想：“是兜率宫？是离恨天？我谁想今日遇神仙！如此丽质，真是人世难逢的至宝；今天邂逅，也是五百年前的孽冤，三生石上的姻缘哩！功名事小，何足挂齿；上京应举的事，且暂搁下，这般天仙似的玉人儿，真是踏破铁鞋，走遍天涯，也是找寻不到的，我怎好轻轻地放过？还得想个什么方法，再见玉人一面，和她亲近才好。要是天可怜见，使得一亲芳泽，便减寿十载，亦没遗憾了。可是侯门深如海，我纵有满腔热血，一点挚情，又从那里传达起呢？”他眼睁睁地想了半夜，终于给他想出一个接近玉人的方法来了。只听得他一声鼓掌，欣喜地自言道：“有方法了。我只要借寓普救寺，便容易接近玉人了。然而，入寺商榷要是他不答应我将怎样呢？他能慨然相许，那真感激无涯；可是他不许我，那又如何？……然而无论怎样，我必须尽力去进行。”

夜凉似水，灯幽如豆，枕边是孤零零的，被窝是冷冰冰

的。天亮也不？天尚未亮；鸡唱也未？鸡又不唱。他的心好像怒潮起落，野马奔腾，紊乱极了。他蹉在床上，只老等天明；越是等它天明，那老天也和人作耍似的，偏不肯为你放光。好容易村鸡三唱，晨钟一捣，熹微的朝曦，照上窗櫺，作一片鱼肚色。他轻轻地念了一声：“谢谢你个日光菩萨！”便慌忙起床，草草洗梳毕，便命琴童在店看守行李。独自骑着马儿，在那白濛濛的笼罩着雾气的林中行向普救寺去。

他到了寺里，见昨天遇着的法聪正在那里拂拭几桌；只因心坎上嵌着那美人儿，借寓心切，也没暇周旋，骤然说道：“不做周方？我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！”法聪陡的一惊道：“先生恁早。我不解你说什么话哩！”张生道：

“你寺里不是有空房吗？倘能借给我半间儿客舍僧房，使我于风晨月夕，徘徊蹀躞，和我那可憎的对门住着；虽不得窃玉偷香，便是一餐彼姝颜色，也尽够慰厥秋水了。”法聪睁着两眼，更茫然不解道：“先生说的话，我可不懂！”张生道：“我自问内秉坚固，素来不轻易动心的，识人千万，从不系怀。不意日昨邂逅伊人，便觉心往神驰，不能自己。今番的张珙，却不是在先的张珙了。和尚慈悲为怀，当有以方便我！”法聪听了，更加惊愕，呆睁着眼怔怔地望着他，半晌才道：“先生！我师父现在方丈里，请过去喝杯茶谈谈吧！”张生听了他的话，恍然自悟，倒也自觉有些好笑，就缓步相随而入。

长老法本见了张生，知是昨天来过的，殷勤接待，迎入方丈内就坐。说道：“夜来老僧不在，有失迎迓，望先生恕

罪。”张生见他鬓发如霜，道貌岸然，便道：“小生久闻清誉，欲来座下听讲，不期昨日相左；今得一见，三生有幸矣！”说时，法聪献上了茶，觉清新甘美，别俱风味。法本问道：“敢问先生世家何郡，上姓大名、因甚至此？”张生道：

“小生西洛人氏，姓张，名珙，字君瑞。因上京应举，路过此地，听得宝刹清幽，特来游览，并拜谒长老！……”法本连称：“不敢！”张生又接下去道：“说到小生家，先父曾拜礼部尚书，只可怜五十岁时，因病逝世。因他平生为人正直，做官廉洁，只博得两袖清风，几亩薄田。小生功名未遂，游于四方，还是不改穷秀才的本色！”

张生和法本一面周旋着，一面在袖中取出白金一锭，双手奉与法本道：“小生路途之中，无可申意，聊具不腆之仪，送与常住公用，这真叫做‘秀才人情纸半张’。些些薄礼，也难买柴薪，不够斋粮，不过略备茶水的钱罢了。伏望笑纳。”法本惊异道：“先生客中，何故如此，先生敢有什么见教？”张生呐呐道：“小生不揣有愚：只因旅邸繁冗，不能温习经史，要向贵寺暂借一室，晨昏听讲。房金按月，任凭多少，未知能邀长老垂允不？”法本笑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可！敝寺颇有空房，任凭先生拣择；不呵，就与老僧同榻，怎样？”张生道：“那很感激！我不要南轩东墙，就那西边厢房，靠着那边别院的三间精舍，很是清幽，宜于设砚，就在那里下榻罢。”法本道：“很好很好。”张生听了这话，简直如奉圣旨纶音一般，感激至于刻骨。心想：“此老诚属解人！倘能大发慈悲，向彼姝将言词婉陈，不是……”于是又对法本殷勤应酬。正说得投兴之际，蓦见一位妙龄女郎，

窗外一晃。张生急忙看时，只听法本唤道：“外面可是红娘姐？此间没有外人，尽管请进来罢。”那女郎听说，便盈盈步入门内，展着笑靥，娟丽可爱。他不禁暗暗叫声：“好个女子也呵！”她见了法本，道个万福，微启朱唇道：“夫人使侍妾来问长老，几时可与老相公做好事？”说时，言语的当，声调清脆，仿佛敲金戛玉一般，素服淡妆，别具风姿。而举止端详，没有丝毫轻狂的态度。他慧心灵眼，早窥出这人是从小娘那里来的，暗叹个人的侍婢，何竟清艳如此！见她一双星眸，频频向人偷视，似有一缕缕的情丝，将夺眶而出。他正暗地打量，忽听法本起身道：“先生少坐片刻，待老僧同小娘子到佛殿上一看便来。”张生道：“小生便同行如何？”法本道：“好。”便相与踱出方丈。

这时的张生，亟欲向女郎一为问询了，只是在身为客，怎好与人闺阁相周旋呢？因是挖脑呕血，胡思乱想，忽然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便以滑稽的态度，打趣法本道：“豆蔻年华，玫瑰风姿，柔态款款，绮情脉脉。芙蓉帐里，真个销魂。长老艳福不浅咧！”法本正自走着，忽听得张生的话，不觉怒道：“先生好模好样，怎说这些话来！要是旁人听了，还成什么说话？”张生笑道：“罢咧！谎他则甚？你看，偌大个宅堂，岂没个儿郎，却要遣这娇娆女郎来出面说话，谁也不会相信这话罢！”法本急着答道：“先生不知，这是崔相国小姐孝心，与她亡父追荐做好事。一点志诚，不遣别人，特遣自己贴身的侍妾红娘姐来问日期。……”法本说时，环顾一会，回头对女郎道：“这斋供道场都完备了。十五日佛受供日，请夫人小姐来拈香罢。”张生在旁听